

一颗豆子“蒸酿”出市级非遗

■ 张慧谋

杨广汉从小就跟随父亲杨永林学习沙琅豉油制作技艺,从他父亲这辈追溯至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由沙琅黛湖杨氏十世祖杨振创办的金钱楼酱园作坊,至今已有二百余年历史。再往上追溯,据《电白县志》记载,沙琅豉油、豆豉在宋、元时代已开始生产,明代销售粤西,盛于道光初年。1946年由当地名人即桐舂主编的《电白新志》统计,民国初年沙琅豉油和豉油每年的产值高达20多万银元。

据《杨氏族谱》记载,明朝正德年间,杨氏公从爵山迁至沙琅莲桐乡黛湖村定居,其后人杨振在大湖村塘尾山脚下,创办了金钱楼酱园作坊,这里三面环山,植被茂密,四季的温度和湿度适合豉豆的发酵,加上山顶有一道好泉水终年不竭,为制作豉豆和豉油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金钱楼酱园生产的沙琅豉油驰名遐迩,清道光年间,沙琅豉油畅销粤西,极盛时期,销至两广及港澳地区。沙琅豉油成了沙琅杨氏发家致富的祖业。

杨广汉说,他祖上曾在金钱楼酱园当过伙计(管家),由于历史变迁,杨振家族发生了严重变故,他祖上便将金钱楼酱园老作坊沙琅豉油古法制作技艺承传下来,传授给后人。直到他父亲这代,杨氏金钱楼酱园沙琅豉油制作技艺从未间断。

1956年,金钱楼及其他私营豉油作坊通过公私合营形式并入沙琅供销社豉油加工厂,黛湖杨氏师傅作为特殊技术人才也被组织参加豉油、豆豉生产。改革开放后,黛湖杨氏重抄旧业,重新开设“金钱楼”酱园,成为沙琅最早的一批个体户。

为了提高产品品质,“金钱楼”多次派技术骨干到广州学习制作豆豉、豉油的新技术,在传承古法酿造工艺的基础上力求创新,最终研制出更适合今人口味的高品质豉油。如今,杨氏家族仍深耕于沙琅豉油产业这一领域,并在发展中不断思考如何更好地传承古法酿造工艺,如何在新时代振兴沙琅豉油这一特色名优产品、带动乡镇经济发展等问题。在他们的努力下,2021年,沙琅豉油制作技艺被列入茂名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对沙琅豉油老字号品牌的保护,成为杨广汉苦苦追求六年的一段艰难曲折历程。他说,为了注册“沙琅豉油”品牌商标,他连续六年向有关部门递送申报材料,最终获得了“沙琅豉油”品牌商标注册成功,为沙琅豉油拿回了合法的“身份证”。

从一颗豆子到市级非遗,这是一段非常漫长的历程,更是一支从宋元至今带着舌尖上记忆和家乡味道的历史文脉。这是一颗非同寻常的豆子,颗粒小而黑,产于沙琅这片土地,它的特质,成就了沙琅豆豉和豉油的今生前世,为沙琅豉油名优产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这颗神奇的豆子,相遇了一代又一代酿造沙琅豉豆和豉油别具匠心的创造者们,才能成为一直流传在人们口碑中的美味。杨广汉说,别小看这颗黑色的豆子,要使它成为人们口感一流的沙琅豉油,是要历经千锤百炼、经过近二十道独特工艺,才能酿制出来的。浓稠度大、色泽黑亮、甘醇浓郁、咸鲜可口,是沙琅豉油的特点。相

传金钱楼酱园出产的沙琅豉油,用草纸包着也不会外泄,存放一年不会发霉变质。只有这种古法酿制出来的豉油,才能经得起众人之口品咂回味,才能留得住舌尖上的乡愁。

这些年,杨广汉成立的沙琅豉油食品、众享食品两公司,以产沙琅豉油、豆豉、沙琅粉皮为主,打的就是本土特产老字号品牌。2021年沙琅豉油制作技艺获得茂名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称号,2023年“好心茂名·十大最美非遗工匠”,沙琅豆豉制作技艺传承人李敏菲(杨广汉妻子)名列其中。组委会授予李敏菲的颁奖词:“以沙琅江母亲河名义而命名的一粒豆子,它们从丰收中囤积起来,颗粒丰满,在岁月静好中酿煮、发酵、成品,每一粒豆豉都像人一样经历着成长和突破……最终成为流传数百年的传统品牌和美食。”

沙琅豉油获得非遗殊荣后,曾有珠三角一些品牌企业慕名而来,想以高额收购“沙琅豉油”品牌经营权,杨广汉婉言谢绝了。杨广汉说,这个品牌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我虽然是传承人,但不能作为私有财产出售给他人,再说,这是沙琅的文化遗产,作为项目传承人,我只能坚守初心,把它发扬光大,让大众受益,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这是我的最终目的。

一颗豆子“蒸酿”出市级非遗,同样滋养着一代内心善良充满大爱的传承人——杨广汉。因为,在琅江岸边这片广袤肥沃的土地,豆田由青变绿,由绿转黄,年复一年,四季轮转,杨广汉便是这片豆田的守望者。

南清寻宝

■ 黄元驹

南清位于电白区黄岭镇西部山区,处于云开山脉的余脉环抱之中,位置僻远,道路崎岖,大都认为那里是穷乡僻壤,而少有人去。其实南清是一块宝,一块镶嵌在大山深处的瑰宝。

经过两次的南清之行,我发现南清有“四宝”。

南清的第一宝是南蕉。

香蕉在南清叫做南蕉。

2022年仲夏的一天,我们区民俗文化调查团一行来到黄岭镇调查,随行的镇领导对我们说:“要不,我陪你们去南清走一趟吧。”我一听一头雾水,不知南清是什么地方,因为之前从没听过这一地名。好奇心驱使我们一致同意去走访南清,于是镇领导带领我们,冒着午后强烈的阳光来到南清村委会。

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山区男子,他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南清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荣晓。我们在会议室刚坐下,李书记就从外面捧回了一大盆香蕉,对我们说:“这是南蕉,是南清的特产,大家多吃点。”这时,我才看清楚,李书记是个年富力强的年轻人,只是长期在山区工作,皮肤晒得有点黑,显得与实际年龄不甚相称。他简单地对我们介绍说,他是本地人,因村里乡亲推选他当村委会主任他才回乡的,从前也在外面打工。听了他的话,我觉得他淳朴,成熟,能干。细看盆里的南蕉,通体透着金黄色,也如山里人一样,长得短小精悍。南蕉不愧是一宝,皮薄肉嫩,入口清香,甘甜爽滑,大家赞不绝口。它不像别的香蕉那样丰腴,粗壮,给人

一种庸俗感。李书记对我们说:“南蕉过去杂生在山间和村子的一些角落里,村民没有刻意种植它,处于半野生状态。而今南蕉已成为村里的主打农产品,现在我们利用旱地、山地来种植了1000多亩,每亩产值五千多元,为南清的经济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吃了甜美的南蕉,听了美妙的南蕉故事,我心暖暖的,从此我对南蕉念念不忘,常常跟朋友说起南清这一宝。

南清的第二宝是仙人石美景。

第一次去南清时,在村委会门前,带队的镇领导就指着一边的山巅说,那是仙人石,也叫三人石。只见山顶上巨石屹立,叠成三个人的样子。由于是远望,见其大概轮廓,未能登山细赏,所以我耿耿于怀。2023年岁末,好友刘斌,邀我再游南清,我有机会越登越高,欣然来到海拔800多米的仙人石旁,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作。仙人石上,巨石壁立,相依相靠,各自相隔,如三人模样,维妙维肖。从旁边的观景平台上俯瞰南清村,她像个大聚宝盆,被两道山梁紧紧拥抱,盆地中间突起一座小山包,犹如一块金银锭。刘斌请李荣晓书记当向导,我们沿着新筑山路驱车游览了周围的景点。这两个地地道道的南清人,对南清的山水水,了如指掌,而对南清的发展,更是一往情深,充满憧憬。他们想把山清水秀的家乡,打造成为旅游和康养基地,让每个慕名前来的客人都能在爬山观石、呼吸负离子和尝绿色美食的愉快中度过美好的时光。南清海拔600多米,森林覆盖率达到92%,2019年就被评为国家森林乡村。如今南清基本实现了美

化绿化,完善了基础设施。我相信,南清的这一宝必定备受欢迎。南清将来会成为人们的好去处。

南清的第三宝是茶油。

南清山上生长着很多古老的茶树,村民世代代都有榨取茶油的传统。为了目睹老茶树的芳容,刘斌带我来到他家后

面陡峭的山坡上,指着几棵茂盛的茶树说,那是他祖上遗留下来的茶树,树龄无从考证。他在旁边开辟了油茶园,种上新品种的油茶树。李书记说,油茶已经定为村里经济发展的第二产业,已种植了600多亩,希望成为农业生产的第二个“引擎”。我们对这绿色的茶油产业拭目以待。

南清的第四宝是岁月旧物。

南清旧时盗匪横行。为了保护家园,孤居于山区深处的南清村民在通往村子的要害之处修筑了四座高炮台来抗击进犯的土匪和强盗。今天尚存的一座炮楼,可窥见峥嵘岁月的痕迹,或许,这是我们山村唯一“乡土教材”。南清地下有丰富的石灰岩,20世纪60年代,南清建起了石灰窑烧制石灰。虽然如今南清的石灰退出历史,但留下深深的采石坑和高耸的窑塔,似在告诉我们那个热火朝天的当年。还有与村子同龄的三仙庙,神奇的传说与完美的自然相映成趣。南清保留着许多有历史意义的岁月旧物,给这个村庄增添了文化底蕴。

总之,南清的宝藏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去挖掘、去追寻、去品味,那深藏在时光里的风俗人情、景物故事会给你心灵的慰藉……



◀电白古盐仓遗址。
廖君 摄

乡关何处古盐灶

■ 廖君

一直以来,想寻找茂名的盐业历史文化。

电白盐业历史古远,可追溯至北宋年间。

《广东年鉴·盐政篇》记载,北宋开宝四年(971年)电白已有制盐业,距今1053年。《电白县志》记载,电白设置盐场始于宋,在此之前多为沿海居民在海滩上晒沙取卤,熬煮成盐。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朝廷创置博茂盐场。清朝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电茂盐场改灶煮熟盐为池晒生盐,产量大增,各地前来运载食盐,“贾人沽舶云集,樯帆蔽空”。连城中军妇也参与挑盐,城南村民和部分城中居民当时也多以挑盐为生计,管理电茂盐场的电茂场署就设在电城北街,北门附近的巷子叫盐田巷,可佐证当年盐业盛况。

仲夏时节,我们走进电城镇。在电白盐场的领地,从航拍视角发现,当年2.5万亩盐田已经转变其他用途,或建设楼房,或开辟虾场。艳阳高照,波光潋滟,海天一色,滨海新区欣欣向荣。不由得想起明代陈琏的诗句,“煮海竟烧烟万灶,收盐多积雪千堆。”明清时期电白沿海一带,盐工使用大量锅灶烧煮海水为盐,升起烟雾缭绕在空中,产出的食盐非常多,像白雪一样堆积,蔚为壮观。

食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在古代食盐都是由国家来管控的。食盐分类为海盐、湖盐、井盐、岩盐等。茂名盐业历史古远,宋元明清时期不断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电白盐业生产机械化,成为广东最大海盐生产基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电白盐业产量惊人,盐税占电白财政税收70%以上。1958年电白盐收藏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口东南亚地区。茂名民间流传民谣,“马踏雍菜关藕,沙琅豉油西厂盐”。西厂,即今天白蕉盐灶村,也是我们要探访的村落。由于科技生产迅猛发展,电白盐场2008年停产了。

我们专程采访了当年的盐工易茂才,这位功成名就的粤西饼业大师、电城炒米饼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对故乡情结浓厚。他谈起当年电白盐业发展历史滔滔不绝,家乡的荣耀感溢于言表。盐灶、西墩、盐坨、南厂、盐漏、古盐道、盐仓、古渡头等地名村名,是电白盐业发展的历史印记,他希望这些历史保留下来,特别是明清以来盐业遗址文物保护好,是一种具体的乡愁。

进入白蕉村的村落,已经是中午了。在党群服务中心,一位壮实汉子等待多时了。他就是电城镇白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雄亮。初次见面,标准的海话,务实的作风,很快打开了话题。这位80后本地人,因为家乡情结,放弃外地建筑业生意,回乡带领大家共同致富。陈雄亮出生在兴平山村,地道的电城人,在白蕉小学完成学业后,十二岁搬迁电白县城居住了。2015年8月,而立之年的他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以前村中只有泥路,道路崎岖难行。没有自来水,无排污系统。作为电城镇乡村振兴首轮帮扶重点村、示范打

造村,这里十条自然村开始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作为省市“百千万工程”典型村,白蕉村被许多省市媒体纷纷报道。我们更关注的是这里的盐业及其他历史文化遗址、遗迹。

从白蕉乡村乡村振兴发展规划图,我们看到了沿海古村落的人文魅力。这里位于电城镇西南部,南海之滨,面积十多平方公里,人口近九千人。白蕉岭不高,只有海拔六十多米,距离庄山七公里,离莲头岭十三公里,郁郁葱葱,庇护四周古老的白蕉村落。以前这里四面环海,在兴平山附近有千年渡口,1973年围海造田连接了大陆,古渡口也完成使命。不难发现这些村落地名,与当年煮盐、晒盐、堆积、运输有关。

跟随着陈书记,我们去寻找宋代古村的盐业历史文化。烈日下的盐灶村显得格外安静,淳朴的民风,青绿的田野,碧空如洗,草木争荣。许多泥路铺着蚝壳,成为沿海乡村特色。那些红砖瓦面房子是当年盐工宿舍,离大海太近,当年水井全部咸化,无法正常饮水与洗澡,不久宿舍荒废了。历经数百年,宋元时期挖坑为灶的煮盐设施荡然无存,只遗留土地与名字。盐灶村南宋时期居民姓石,明朝迁入陈氏、杨氏居民,至今历二十多代,南宋石氏居民时期村庄共有八百多年。西墩村与盐灶村相距不足千米,可望可见,西墩村是当年堆放大量盐成品的地方,日渐发展成村落。毗邻一条海沟,将打造一河两岸亲水平台。在盐灶村对岸的田垌村,保留一口六角古井,淡水资源。据村中陈氏族谱记载,水井是明朝洪武年间开村时挖掘,至今六百多年。当年也是盐工们生活用水之源,现为文物保护单位。

其实茂名滨海新区沿海村落有太多历史文化可挖掘,可盐活的。白蕉龙舟文化是茂名龙舟文化地标之一,也是唯一茂名海域龙舟活动。隋唐时期,沙琅江已有独木舟和木质帆船通航。20世纪90年代,电白境内沙琅江打捞出两条古代龙舟,经鉴定为隋唐时期龙舟。龙舟文化在茂名地区已逾千年,自然也影响了沿海村落。相传白蕉龙舟竞渡活动明清时期开始了,是当年盐工们一种虔诚礼拜活动,一种体力竞技娱乐项目,也包括妈祖巡海等老习俗。白蕉龙舟活动历史上多次中断,现竞渡活动仪式始于1912年,至今112年,也举办了112届。

与陈雄亮的攀谈是愉快的,依托广东滨海旅游公路,我仿佛看到了繁荣的盐运文化、龙舟文化、生蚝文化的旅游经济发展前景。保留古代盐业文化遗址,打造盐灶古村特色小镇。建设村史馆(龙舟文化馆)、龙舟文化广场、旅游驿站、党建公园,完善一河两岸景观带。盘活盐田变虾塘养殖,蚝业养殖与深加工产业。鱼苗工厂孵化基地,支持海洋牧场发展。这些都与陈雄亮的故乡情结密不可分。

“日暮乡关何处茂,海天激滟古盐灶。”或许这就是茂名白蕉村人的集体乡愁,共同守护着古老的盐田与家园,守护心灵深处的记忆。

第二十六章

-1-

◎ 小说连载 28

上章说到树脂总厂四任厂长年前小聚,实际组织者是张松东,他的目的是趁此机会通过金钱收买龙涛明,拿到树脂总厂新建生活小区房地产业务。

张松东移步茶席,招呼许东、罗为民和龙涛明三人入席。许东佯仁不让坐上了主位,紧随其后的罗为民看看张松东和龙涛明,觉得自己已退休,况且刚刚才求了龙涛明办事,有点不好意思坐主宾位。许东指了指主宾位,对罗为民说:“老罗,你坐那吧,他们两个年轻呐。”罗为民这下不为难了,听话上前坐下。江南市的礼规是副主宾比副主陪还重要,轮到副主宾位时张松东又和龙涛明一番谦让。张松东今晚本意就在让龙涛明尽兴,好给自己开方便之门,自己又是负责埋单的,坐副主陪再恰当不过。龙涛明却认为张松东是总厂前任领导,自己当初被撤镇长职务,是张松东收留了他,让张松东坐副主宾位自己心安理得。见二人这股客气,许东书记又发话了:“哎,今晚是树脂总厂一把手小聚,你俩就按任职先后就坐吧。”

待大家坐定,许东看了一眼张松东和龙涛明,突然问道:“你俩和李沁是高中同学吧?”张松东和龙涛明异口同声说是。“今天上午省委批复了,李沁任江南市副市长,你们同学的能力水平真不错呀。”许东透露。闻言,张松东反应最快:“许书记,我们有今天,都得感谢您的关照!李沁被您委以重任,我和涛明今晚代他敬您三杯!”

罗为民认为这是组织决定的事,许东说好不好都不妥当,于是马上接话:“你们年轻人呀,个个都前途无量!”话方落,便看向许东说:“树脂总厂经过几代人的奋斗,产品质量已达到甚至超过了国际水平。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老同志要给你们新一代鼓劲喝彩呀!”许东看酒已斟好,便端起酒杯:“我们一起为树脂总厂给江南市、给中华民族争光干杯!”于是四人共同

举杯,一饮而尽。

这时,有几个服务生抬着一张书桌来,许东警觉地瞥了一眼,面露不快之色。张松东马上解释:“许书记,这个酒店,什么都好,就是缺点文化。这是我同食乐世界经理讲的,临时配来书法案台和文房四宝。酒后,我们都想欣赏您的笔走游龙。”听后,许东脸上的神色由不快转为满意,点了点头。大家都知道,许东仅此爱好而已。

待酒过三巡,罗为民提议每人讲一个笑话,如果讲得不好笑,要罚酒三杯。大家都望向许东。平时,许东是不会赞成的,讲话毕竟不严肃,有损领导威严。但上周省委书记找他谈话,说下个月省政府换届,省委根据中组部意见提名他当副省长。人逢喜事精神爽,刚又喝了一瓶酒,他此刻心情亢奋,称这是个好主意并说他先来,大家纷纷赞好。

于是,从许东开始,接着罗为民跟上,接下来张松东讲了一个黄色段子,龙涛明则讲了一个日本笑话。大家都听乐了,没人被罚酒。今晚张松东拿来六瓶装的白酒一箱,既然没罚酒肯定是喝不掉的,许东就提议把剩下的酒平分了。

听过笑话后,许东的手瘾上来了,准备转入自己的快乐时光。他端起满满一壶白酒,分别同三人碰了一下杯,深有感触地说:“我从部队转业到江南市工作生活,已整整三十二年了,这里山美水美,老百姓的心更美!我已深深爱上这里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看到我曾经当过荒牛办起来的树脂总厂如今不断壮大,我非常欣慰,更要感谢你们,我在江南的日子,得到你们鼎力支持!我干了!”说完一仰头,许东几口就吞了一壶酒。龙涛明喝得不算多,听出许东好像在作临别赠言。罗为民和张松东则

也红

■ 阿明

喝了不少,站起身时有些脚下飘飘然的样子。他们俩一左一右地簇拥着许东,走向已摆好文房四宝的书法案台。

酒与书法颇有渊源。如果没有酒力的激发,就没有东晋王羲之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如果没有酒酣大醉,就没有大唐“颠张狂素”的“笔动如鬼神”;如果没有借酒抒怀,就没有明清王铎、八大山人、傅山等人的“醉后突兀兴不已,酒作粉壁石倾斜”。同时,书法是一种奇特的艺术,创作讲究颇多,无论格式、章法、布局 and 题款都各有要求。书法的佳境,是达到一个本真的世界,融天意、地灵、无我为一体,彰显气血性情的仙雅神美!

许东多年醉心研习,颇有心得,现又逢喜事将至,酒劲喷发,可谓物我两忘,如入仙境常有神助。只见他八卦站位,右手提起太子狼毫,气沉丹田间下笔游走似蛟龙:“北风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飘雪。望长城内外……”整首《沁园春·雪》顷刻一气呵成,引得三人围着案台观赏连连点头。颇有心计的罗为民,抢在许东撕毁之前快速收卷,既是真心又是奉承:“许书记这幅大作,可与大唐草圣张旭媲美,更是当代绝品无价之宝!我要留作楷模,认真学习。”许东放下狼毫,也觉得无可挑剔十分满意,就遂了罗为民的意。

挥毫尽兴后,许东看时候不早,同大家握手告别。龙涛明手上已提着一个精美礼品袋,里面刚从衣帽间取出来,准备好要送给许东的刚次清酒。见此,惯会好事的罗、张二人,都留步让龙涛明单独送许东到负一层。可像上次不肯收受肇庆端砚一样,许东这回也没有收下清酒。龙涛明看书记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勉强。许东上车后,摇下车窗对龙涛明说:“涛明呀,你要把抓科

技抓经济的心得好好总结。国家需要你啊!”龙涛明马上答应:“许书记,我记住了!”

送走许东,龙涛明准备走上一楼向罗为民、张松东告辞。一转身,却见张松东疾步走来。走近后,张松东一把拽住龙涛明的手臂,二话未说当即往俩人的车子那头走去。到了他小车的后排车门旁,张松东才松开龙涛明,迅速打开车门,从里面搬出来用纤维袋装着的两大袋物品,分别吃力地提到龙涛明面前。

龙涛明问:“这是什么?”张松东神秘一笑:“500万钞票。”这话一出,惊得龙涛明瞠目再问:“为什么?”张松东答:“你的新生活小区由我承建,这是谢礼。”龙涛明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觉得太突然了。张松东以为龙涛明是在犹豫,便进一步说:“这只是定金,待小区建成后,还有更多啊。”

回到神来的龙涛明,即刻正色道:“张总,新生活小区建设,由总厂自己负责,这是厂里已经决定的了。此事无法帮忙,还请理解。至于钞票我已心领,谢谢!”龙涛明边说,边匆匆走到停在后方几步距离的自家小车,一个弯腰闪进了车里,快手按下车窗按钮,并吩咐司机小张:“快开!”

张松东碰了一鼻子灰,无奈将两大袋钞票放在脚下,遥望龙涛明那辆小车绝尘而去,心里五味杂陈,暗道要办成此事,还真得靠陈小雅和柯金福了。

满怀不爽之际,张松东忽然想起之前欧光华多次邀请,说在食乐世界里,有家他和朋友合伙经营的娱乐小世界,玩法与澳门赌场的一样。“今晚老子有本钱,杀他个天昏地暗!”张松东恨恨道。

从一号食乐别墅到娱乐小世界,不到五分钟车程,经过两道关卡盘查。第一次来的属于“生人”,不能上楼,张松东便通过

大堂经理找欧光华。没多久,身穿西服,显得风度翩翩的欧光华快步赶来,老远就向张松东伸出双手:“哎呀,我的老同学大老板! 贵客贵客,有失远迎!”张松东不想浪费时间,开门见山:“怎么玩?”“您当然到八楼贵宾厅了,要不,我帮您找个助理?”欧光华以为张松东是生手不会玩,找个人来教他。他哪里知道,张松东早已是赌棍一名!“不用。你带我去贵宾厅看看。”张松东摆手说。欧光华带着张松东从单独的隐蔽电梯直上八楼。

进入八楼大厅,门口右边是码房(即赌前拿钱来换码,赌后拿码来换钱之处),左边是赌大小用的三米长、两米宽大台,台内边柱靠着的小牌桌上显示13点大,三个年轻姑娘正给买对的赌客赔钱,逢百抽五,赌场叫抽水。赌大小的台子并排有三张玩21点的赌台,那边荷官站着,几个赌客坐着高凳在玩。其余十多张赌台全是玩百家乐。这种场面,张松东再熟悉不过了。

虽然赌厅开了空调,温度低到10℃,但张松东的赌瘾直逼家门,已是热血沸腾。他对欧光华说:“我500万本金在桌上,你先拿300万筹码给我。赢了,我还筹码给你;输了,我拿现金还账。”欧光华爽快答应,转身去码房窗口办手续。

很快,一个美丽姑娘双手拿着托盘缓步而来,托盘上放有三叠红色筹码,每叠各10枚,而每个筹码代表十万元。在筹码底下压着一张借据,欧光华已在“担保人”栏签了字,“借码人”栏还空着。张松东拿起托盘里躺着的一支笔,飞快地签上自己名字,然后将两叠筹码先放入裤袋,再左手握着剩下那叠的10枚筹码,扭头问欧光华:“这里人太多,有没有玩高额的贵宾室?”

欧光华原本以为张松东只是来娱乐一下而已,没想到换码一次就300万,惊诧之余态度也变得十分恭卑,连声回答:“有有有! 单人包桌都有!”随即又引张松东往楼道东边走去,进了一间仅开两张百家乐赌桌的总统套房。